

第一章 我倆英年早婚

連綿多日的雨終於停了，商場附近的夜市人山人海比節假日還要熱鬧。

夜市的攤位是先到先得，夜市入口處的人潮最多，是攤主們搶奪的風水寶地，一個身形瘦削的男生徑直走向爆米花攤位，他背著黑色雙肩包，穿著純白T恤，右手臂上有一道淺淺的疤，牛仔褲的褲管捲起露出一截腳踝，三月的風還是帶著涼意，他卻不在意，踩著雙人字拖慢悠悠地停在兩個攤位窄小的空隙中。

「爆米花怎麼賣？」

「大袋五十，小袋三十塊。」終於有人來問價格了，爆米花攤主連忙拿給客人試吃，看清楚對方的臉後愣了下，「咦，你、你不是那個什麼天的……老闆嗎？」司懷接過爆米花，順勢從雙肩包裡拿出一個小板凳坐下道：「道天觀的觀主。」

「對對對，道天觀。」爆米花攤主沒多想，以為「觀主」這稱呼是年輕人用來替代老闆的流行詞彙，而道天觀的店鋪就在夜市入口斜對面，他經常路過。「觀主今天不看店嗎？」

司懷往嘴裡扔了顆爆米花，吃下去後才說：「不開了。」

「啊？怎麼突然不開了？」

「沒什麼，深入基層，走進群眾。」

眼看還沒生意，爆米花攤主便和司懷聊開了，「雨總算是停了，我看天氣預報說明天開始正式放晴，晚上生意應該能好點。」

「明天應該會下會兒小雨。」司懷一邊說，一邊從背包裡拿出塊白布，平鋪在腳邊，上面赫然寫著命理兩字，右下角還貼著幾個電子支付的 QR code。

爆米花攤主絲毫沒有察覺到有人硬生生地擠出一個攤位，他滑著手機看天氣預報，斬釘截鐵地說：「明天大太陽，不會下雨，我用的 APP 天氣預報很準。」

司懷隨意地應了聲，戳戳滿是裂痕的手機螢幕，點開軟體收了前房東退回的押金——他之所以不開店其實是沒錢續租店面。

大城市的店面租金實在太貴了，他的全部存款勉強湊齊四個月的租金，結果四個月下來一單生意都沒有，反而有警察上門關心，懷疑他詐騙。

還是擺攤好，無成本。

司懷一顆接一顆地往嘴裡扔爆米花，香甜的氣味引得路過的人紛紛側目。

一個大約四十歲的中年女人走到爆米花攤前問道：「老闆，這能嘗嗎？」

「可以可以。」爆米花攤主遞給她試吃。

中年女人嘗了嘗，又抓了一大把卻嫌棄地說：「太膩了，還是米棒好吃。」說完，她看向司懷，上下打量，「你賣什麼的？」

爆米花攤主連忙要解釋，「他不是……」

「喏，命理。」司懷晃了晃拖鞋，示意她看白布上的字，「看相算卦的。」

爆米花攤主驚訝了，終於發現有人硬是擠出個位置擺攤。

司懷淡然地說：「面相手相一百元，買不了吃虧買不了上當。」

中年女人有些猶豫，一百元是不貴，但也捨不得白白扔掉，於是問：「準不準啊？」

司懷擺攤多年，這個問題聽過無數遍，他懶洋洋地撩起眼皮看了看她的面相。

印堂狹窄加上吹火口，是個心胸狹窄講話難聽的人，眼尾夫妻宮黯淡無光、深陷紋多有疤痕，與丈夫不和，婚姻問題很大，有離婚之兆。

司懷直接說：「想問婚姻吧？」

中年女人面露驚訝，掏出紙鈔攥在手裡，「對的。」

司懷伸手想拿錢，中年女人躲開，擺明要看他說什麼再決定給不給錢。

這種人司懷經常遇到，一旦說出不順耳的話，輕則不給錢，重則動手，司懷思索片刻隨口說了些瑣事，「妳結婚大約二十年了，沒有孩子，最近兩人吵架的次數越來越多了吧。」

「是的是的是的。」中年女人連連點頭，不再懷疑地追問：「小先生，你看看我的婚姻能不能越走越順？」

司懷盯著錢緩緩點頭，「當然可以。現在雖然有些小磨擦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，妳和丈夫會克服困難越走越順，幸福美滿地生活下去。」

聞言，中年女人臉色變了，扯著嗓子道：「什麼！我還要和那個爛東西繼續過下去？我還打算挑個黃道吉日去離婚呢！我看你他媽的是在瞎算……」

中年女人破口大罵，唾沫星子飛濺，行人都忍不住望了過來，而司懷沉默著飛快抽走她手中的紙鈔，都挨罵了，錢不能丟。

圍觀的人越來越多，見有人開始錄影了，中年女人不敢大鬧，怒氣衝衝地拿了把爆米花咒罵著離開。

爆米花攤主拍拍司懷的肩感慨道：「生活不易啊。」

司懷認同地點了點頭，「賺錢難啊，我得趁這兩天走財運多賺點。」

「年紀輕輕，你還挺迷信的。」爆米花攤主樂了，還是沒有把叫道天觀的小店鋪和正經道觀聯繫起來，頓了頓才好奇地問了句，「那你看我今天有財運嗎？」

司懷瞥了眼應道：「有的，小運。」

「小兄弟，我今晚可是一單生意都沒做成。」

爆米花攤主哈哈一笑，下一秒，他掌心便多了一張紙鈔。

塞完錢，司懷從他攤位上拿了兩袋爆米花。

爆米花攤主低頭，有些迷惑，這算準還是不準？

而紙鈔還沒焐熱，司懷又把錢拿走了，「卦金一百，不客氣。」

爆米花攤主無言一會兒，無奈地說：「小兄弟，你這……」

砰！

他話未說完，左側馬路響起震耳欲聾的碰撞聲，一聲緊接一聲，摻雜著刺耳的剎車聲、喇叭聲，幾個大學生驚慌失措的往後退，擠得攤位上包好的爆米花落地，還被踩破了。

大學生連忙道歉，「對不起對不起……」

「沒事，同學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爆米花攤主望過去，路邊人頭攢動，什麼都看不到。

其中一名大學生解釋說：「車禍。有輛轎車撞到樹上，害後面一堆車追撞，還好沒有人出事。」

「人沒事就好。」爆米花攤主笑了笑，彎腰收拾散落的爆米花。

幾名大學生對視一眼，有些過意不去，紛紛開口買東西——

「老闆，一袋焦糖味。」

「我也想吃，我要原味的。」

你一袋我一袋，路過的人見生意這麼好也湊上來買，不到一個小時，半個攤位的爆米花就賣完了。

爆米花攤主終於可以坐下喘口氣，卻突然想起什麼猛地扭頭——攤位旁空無一人，小板凳和白布也都被帶走，地上乾乾淨淨什麼都沒有，彷彿這個人從來沒有出現過似的。

街對面那家關門的店鋪，招牌上「道天觀」三個鎏金大字在路燈下閃閃發光。神了！

司懷早在聽見「車禍」兩個字的時候就收拾好東西衝到馬路邊。

馬路上亂作一團，四五輛轎車撞成一排，尾燈、保險桿等碎片落在周圍，最顯眼的是那輛撞在樹上的保時捷跑車，車頭深陷，兩個安全氣囊都彈了出來。

一票人圍觀看熱鬧還舉著手機錄影，司懷站在人群中，拆開爆米花咯咯地吃著，吃了小半袋，都沒看見保時捷車主露面。

他問身邊的高個子男生，「同學，車主呢？跑了嗎？」

向祺祥說：「沒跑。」

司懷掃視一圈問：「在哪兒呢？」

「在這兒呢。」

司懷偏頭就見高個子男生拿著濕紙巾擦手臂上的血痕，他額頭頸側也都是被刮出來的小傷口。

原來他就是保時捷車主？司懷笑了笑，「哥們兒運氣挺好啊。」

「好個屁。」向祺祥擦到傷口，嘶了一聲，「剛跟我哥借的車，還沒開到學校就撞成這樣，這幾天是真他媽倒楣，幹什麼都倒楣。」

司懷揚眉瞧了瞧他的面相。

耳有垂珠，為人慷慨，山根平滿鼻直有肉，明明是個福壽雙全的面相，可印堂晦澀，黑氣纏繞，何止是倒楣還有隱隱的死相。

這叫什麼？大單子！

司懷打起了點精神，遞過去爆米花，「吃嗎？」

「不了，謝謝。」向祺祥搖頭，這會兒他哪有胃口吃東西。

司懷繼續搭訕，「最近學業、投資什麼的都不太順利吧。」

「對……」向祺祥狐疑地看著他，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你剛剛自己說做什麼都倒楣……司懷當然不會戳破，只一本正經地說：「你印堂黯淡無光，黑雲蓋頂，諸事不宜，這段時間不僅破財還大災小災不斷。」

聽到這話，向祺祥的臉色一下變了。

其實最近不僅向祺祥倒楣，他家公司也不順，家裡人十分封建迷信，請道士做法事，還非得拉著他燒香拜佛，買了一堆亂七八糟的符咒法器，結果運氣沒好起來，他補考還掛了得重修，導致向祺祥聽到印堂發黑這些怪力亂神的話就頭大。

他皺眉看向司懷，只見他把雙肩包掛到胸前，掏出一支碎屏的舊手機、白布、學生證……黑漆漆的牌位？

向祺祥多看了兩眼學生證，是商陽大學的學生證，看學號居然還是學弟。

司懷掏了會兒，終於從書包的角落掏出一張皺巴巴的黃符，「你最近霉運當頭，容易有生命危險，要不要買一張平安符？」

向祺祥這些日子戴過各種各樣的符，還是第一次看見這麼破破爛爛的符。

他沉默片刻提醒道：「我也是商陽大學的。」

司懷敷衍地哦了聲，「那給你打個九九折。」

向祺祥無言，不過看司懷雙眼清澈，眉目清俊，身上穿的背的明顯是路邊攤的便宜貨，家境想來不好，背著個牌位也不知道準備做什麼，又有些心軟。

向祺祥無奈地歎了口氣，「行吧，多少錢？」就當捐款了。

司懷貼心地把符紙的皺褶抹平，「一百塊。」

向祺祥沒帶現金，拿出手機掃碼轉帳，「給你兩百。」轉完忍不住又循循善誘地說：「學弟，你還是好好讀書，把心思放到正道上，別搞這些亂七八糟的。」

司懷看著轉帳通知，回道：「學長你放心，我這是正道。知道正一道嗎？比正一道還正。」

向祺祥還想說什麼，交警趕到現場，把他喊了過去。

「小夥子，這麼寬敞的一條路，你是怎麼撞上去的？」

面對警察的問題，他解釋道：「我轉彎的時候明明看到這邊是岔路，轉完才發現不對，剎車踩了跟沒踩一樣……」

這條路他經常開，對路況很瞭解，因此比較鬆懈，拐彎的時候看了一眼車內後視鏡上的佛珠，前方的岔路立刻消失變成了棵梧桐樹，他第一時間踩住剎車，可車一點兒都沒有減速依然直直地撞到樹上。

司懷本來還想湊會兒熱鬧，手機震了震，是陌生號碼來電。

他走到僻靜的角落接起電話，「喂？」

電話那端響起一道好聽的男低音，「你好，我是陸修之。」

司懷愣了下，「誰？」

「陸修之，你的未婚夫。」

陸修之？還未婚夫？不認識。

司懷思索片刻，果斷掛掉電話，心道現在的詐騙集團一點都不敬業，聽到接電話的是個男的，還說未婚夫是怎麼回事？如果是未婚妻說不定他還信了。

正想著，手機又震動起來，司懷還沒看清來電顯示就點到了接通鍵，「喂？」

電話那端響起一道中氣十足的暴喝，「臭小子你人呢！」

司懷皺了皺眉，拿遠手機嗆回去，「老東西你誰啊？」

「老東西？」對方不敢置信地重複了一遍，緊接著嗓門更大了，近乎破音地吼道：

「我誰？我是你爹！是你老子！司懷你……」

聽見這熟悉的破鑼嗓子，司懷想起來了，他現在是有個爹，前段時間剛認的。

「哦，什麼事？」

「什麼事！今天什麼日子你不知道嗎？修之特地擱置公務和你吃飯，你倒好，居然放他鴿子……」

在司弘業咆哮著重複自己的話的時候司懷就走神了，想著他這個爹暴躁易怒還是個鸚鵡，不過命好，日坐財神富貴榮華。

「司懷！你聽見沒有！馬上給我滾回家！」

半晌，司懷漫不經心地回道：「沒錢，沒路費。」

電話那端的司弘業一口氣堵在嗓子眼，上不來下不去，怒不可遏地掛了電話。

片刻後司懷收到一筆轉帳提示，他爸轉了一後面跟了許多零的數目給他，司懷恍然原來財運在這兒。

他收起手機，轉身走向前方的公車站牌。

與此同時，向祺祥那邊還在做筆錄。

「你叫向祺祥？」

「對對，警察叔叔，真的，我明明老遠就踩剎車了，該不會是剎車失靈了吧？」

「別叫我叔叔，我們差不多大。」交警低頭檢查地面，沒有剎車痕跡，拿出酒測器，「吹氣。」

「我說的是真話，沒喝酒。」說完，向祺祥朝著儀器吹了口氣。

酒精數值沒有超標，交警狐疑地打量向祺祥，見他眼下青黑，眼睛滿是紅血絲，一副通宵玩嗨了的模樣，便扭頭對同事說：「小林，帶他去做尿檢，採下樣本。」

雖然沒有遇過，但也看過新聞，聽到這句話向祺祥知道自己是被懷疑嗑藥了。

他只是兩天沒睡好，居然就引起這樣的誤會……

向祺祥長歎一口氣，跟著小林去做尿檢。

因為在夜市邊正好有公共廁所，取完樣，小林便沒有盯著，去廁所外面等，向祺祥洗了把臉習慣性地去抽紙巾，摸了會兒恍然記起這不是在自己家，正要收回手卻覺得掌心忽然多了什麼東西。

好像有小狗湊過來，用牠濕答答的鼻子嗅了嗅，但又比狗鼻子濕冷，是寒進骨子的陰冷，帶著微微的黏膩。

向祺祥用另一隻手抹去臉上的水，瞇著眼睛低頭，對上一張慘白腫脹的鬼臉，沒有頭髮，像是發酵過頭的白饅頭，整個腦袋都是腫的，腫得連眼睛都被塞進了眼窩裡，只剩下一條黑色的皺褶，橫貫全臉。

「啊啊啊啊！」

向祺祥頭皮發麻，反射性蹦了起來，抄起手邊的礦泉水瓶砸過去。

礦泉水瓶根本砸不到鬼的身體，這鬼沒有眼睛，看不見向祺祥的方位，在原地停滯片刻，肥大的鼻子動了動，彷彿嗅到了什麼氣味，猛衝到向祺祥面前。

近距離和鬼面對面，向祺祥倒吸一口涼氣轉身就跑。

門在幾步之外，他能清清楚楚地聽見外面的人聲、車聲，可一隻腳邁出門口的剎

那，陰森的冷氣貼近後背，向祺祥背脊發涼，動彈不得。

就在他以為自己今天要栽在這公共廁所的時候，忽地聽到身後的鬼哀嚎一聲，不再有動靜，他跌跌撞撞地往外走，站到路燈下才鼓起勇氣回頭，一個路人抽著煙走進廁所，很快又從裡面出來，神情放鬆，看起來沒有在廁所遇到什麼東西。

向祺祥艱難地嚥了嚥口水，褲子口袋開始發燙，一陣陣熱意驅散了渾身上下的陰冷，他摸出口袋裡的東西，是那張皺巴巴的符紙。

上面紅色的符咒已經褪了色，可向祺祥屏住呼吸，寶貝地抱著符紙，飛快跑向事故現場，朝著人群喊道：「學弟！大師！」

小林連忙追上去把人搜住。

向祺祥不僅沒躲，反而抓住他的制服氣喘吁吁地說：「我、我在廁所裡面……撞、撞鬼了！」

小林拍拍他的手背安慰，扭頭對肩上的對講機說：「報告，我有合理理由懷疑保時捷車主吸毒。」

向祺祥急得跳腳，「警察先生，我說的全是實話啊！」

大師司懷已經到家了。

司家老宅在城東的別墅區，搭公車兩個小時，走路半個小時，司懷進屋的時候已經晚上十二點多了，五十多歲的司弘業在沙發上打瞌睡。

聽到動靜的剎那，司弘業睜開眼睛，人還沒醒呵斥便脫口而出，「你看看現在幾點了！不是讓你趕緊回來嗎！」

司懷懶懶地坐到沙發上，剝了根香蕉，邊吃邊說：「生氣對身體不好。老司，你都這把年紀了，總不會連這點基礎的養生知識都不知道吧。」

司弘業氣得一把奪過他手裡的香蕉，質問道：「怎麼沒去吃飯！你是不是又去搞那些邪門歪道的東西了？」

司懷想了會兒沒記起來有飯局，於是反問：「什麼飯？」

司弘業雙眼冒火更生氣了。

一個漂亮的的女人連忙上前拍了拍他的胳膊，柔聲道：「弘業。」

司弘業的怒氣瞬間消了一大半。

司懷又剝了根香蕉，懶懶地看著這個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的後媽。

後媽費秀繡握著司弘業的手，抬頭對司懷說：「今天不是約了和修之一起吃晚飯嗎？本來是想讓你們見個面吃頓飯，彼此熟悉一下。」

司懷滿臉疑惑，跟誰熟悉？

一看這表情，費秀繡就知道他肯定一點兒也沒聽進去司弘業的話，擔心司弘業被這個找回來不久的兒子氣進醫院，她耐著性子說：「上個月不是告訴過你司家和陸家定了娃娃親的。」

司家和陸家幾代交好，陸氏集團主攻科技、醫療方面，發展迅速，還和國家相關部門合作，司弘業的父親擔心自己百年之後兩家人會越走越遠，於是和陸家定了

孫代的娃娃親。

陸家長輩逐一去世，司懷幼年走失，兩家人的確漸行漸遠，現在司懷找回來了，司弘業便打算履行娃娃親，也可以讓陸家幫襯點司家。

司懷對娃娃親完全沒有印象，他掀了掀眼皮，黑漆漆的眸子看向司弘業，竟有點駭人，「你想讓我和陸家誰誰誰結婚？」

他的瞳仁比普通人的大一圈，像動物的眼睛似的，司弘業被看得一愣，隨即道：「這是你爺爺的遺願。」

司懷盯了他好一會兒，緩緩開口，「結婚的話……」

司弘業正想說這婚你不想結也得結，便聽到司懷認真地問——

「是有禮金的吧？按照商陽的習俗，肯定是有。」

費秀繡點頭，幫著勸道：「陸家老宅就在對面，修之正打算搬回來住，以後咱們住的也近……」

後媽念叨了好幾遍婚約對象的名字，司懷聽清楚了，挑了挑眉，「陸修之？男人？老司，你知道我喜歡的是女人吧？」

司弘業這會兒沒空計較稱呼問題，好不容易放鬆下來的臉抽搐兩下，怒道：「陸修之相貌堂堂年少有為，年紀輕輕把陸氏發展得更上一層，是你高攀了人家！男人怎麼了！」

司懷輕飄飄地吐出五個字，「男人，得加錢。」

「錢錢錢，我、我……」司弘業一口氣堵在嗓子眼，上不來下不去，最後怒氣衝衝地掏出一張卡砸向司懷。

司懷抬手接住卡。

費秀繡趕緊幫丈夫倒了杯茶，拍胸拍背幫他順氣，等丈夫稍微緩過來，她對司懷說：「小司啊，和修之見面的時候可不能這麼胡鬧，他常年住在白龍寺，平常接觸的都是得道高僧……」

寺廟？司懷樂了，「他是個和尚？和尚得……」

「他不是和尚！」司弘業吼完，感覺自己占了上風，氣一下子就順了，接過茶慢慢地喝著。

「好吧。」司懷遺憾地收起卡，起身上樓，走了兩步回頭問道：「老司，卡的密碼。」

「老司是你叫的嗎！不用密碼！」

第二天中午，司懷被門外的腳步聲吵醒。

他睡眠品質不好，容易被吵醒而且醒了就很難再睡著，躺在床上乾瞪眼了好一會兒，索性起床，把書包裡所有東西一股腦地倒到床上。

都是店裡剩下的東西，一袋黃紙、小半包朱砂、毛筆……還有塊金絲楠木的牌位，上面寫著「道天天尊」四個大字。

「祖師爺您沒事吧……」司懷連忙拿起牌位，檢查有沒有損傷刮傷，這塊木頭可

比他全部家當加起來都貴。

司弘業進來的時候，看見的便是司懷坐在床上抱著個牌位，古古怪怪的不知道在說些什麼。

他氣不打一處來，揚聲道：「你趕緊給我換好衣服下樓！修之今天搬回老宅，你好好解釋下昨天的事，再拿賀禮祝賀喬遷……」

司懷充耳不聞，把祖師爺牌位小心翼翼放到桌上，細密的雨絲穿過沒關好的窗戶縫隙飄了進來，他起身關上窗，看見對面別墅大門緩緩打開，一輛黑色的商務轎車停在別墅門口。

司機撐開傘，小跑到後座開門，一個男人緩緩下車。

他穿著深色西裝，合身西褲襯得他的腿筆直修長，一個側影都透著冷冽的氣息，不過司懷只瞥了一眼，立即被他周身濃重的陰氣所吸引。

普通人撞鬼會陽氣減弱倒楣幾天，哪怕是被鬼盯上的人，也只是身上某些部位會有陰氣的印記、鬼的印記，而這人從頭到腳都繚繞著陰氣，分明就不是個正常人，比鬼還像鬼！

司懷體質極陽，鬼神不近，跑遍各種鬼樓凶宅都沒有遇見過鬼，要不是遠遠地看見過鬼差，他都懷疑自己是不是沒有陰陽眼。

難得看見這麼多陰氣，他雙眼發亮，隨手拿起掛在椅背上的T恤，套上就走。見他頭也不回地往外走，司弘業火冒三丈。

「你又要出去擺攤丟人現眼了！司家怎麼會有你這種……」

司懷揮了揮手打斷道：「我去陸家看大和尚。」

司弘業一怔，吼道：「他不是和尚！臭小子你把賀禮給我帶上。」

司懷下樓，拎起桌上的禮盒，徑直走向陸家。

兩家就隔著一條路，沒幾步就到了。

陸宅大門敞開著，司懷站在門口晃著手裡的袋子，猶豫是不是應該禮貌點按個門鈴，一陣涼意忽然迎面而來。

司懷偏頭看過去，陸修之出現在身側，神色冷峻，一雙鳳眼淡漠地看著他，他愣了愣，一時忘記看他面相，只看得到對方的皮相。

「司懷？」他嗓音低沉，和昨天電話裡的聲音一樣。

司懷回過神，舉起禮盒，「老司讓我給你的。」

陸修之接過，「替我謝謝叔叔。」

兩人指尖微觸，寒冰似的冷意沿著手臂鑽了過來。

司懷低頭看他掌心的紋路又看了看面相，有些失望——眼前這個百分之百是個活人，原裝魂魄，渾身陰氣應該只是體質特殊，不過身上冷冰冰的倒還挺解熱。

雨勢從雨絲轉為雨珠，樹葉被打得啪啪作響，陸修之瞥了眼林蔭道，打開傘微微側身將人護在傘下。

「進屋坐。」

「我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司懷注意到傘外多了一雙淡青赤裸的小腳丫。

他偏了偏頭，呼吸一窒。

是鬼……是鬼！水靈靈的鬼！

雨水沿著傘面滾落，穿過小鬼的身體，滴滴答答地砸在地上。

司懷眼睛發亮地打量那個小鬼，對方是個七八歲左右的小男孩，頭髮很長，散亂地披在肩上，衣服褲子破破爛爛，裸露在外的皮膚呈淡淡的青色，臉也有些發青，一雙眼睛瞳孔又黑又大，幾乎看不見眼白的存在。

小鬼直勾勾地盯著陸修之吞了吞口水，司懷也跟著嚥了嚥口水，他居然見鬼了！

小鬼走近兩步，緩緩伸出小手，企圖去抓陸修之的胳膊。

陸修之眉心微皺，手腕上的佛珠逐漸發燙，他正要出手，司懷搶先一步抬手小心翼翼地靠近小鬼的腦袋。

手指碰到頭髮的瞬間，小鬼及肩的長髮像是被狠狠剪了一刀，變成一頭短髮，勉強碰到脖子。

陸修之垂下眸子，看著司懷白皙修長的手指。

司懷訕訕地背過手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第一次見鬼，不知道能看不能摸。

小鬼茫然地摸了摸頭，發現後腦杓隱隱有被灼燒的痛感，接著意識到司懷是個極為危險的存在，他睜大眼睛，後退幾步轉眼間便消失不見。

司懷惋惜地看著空蕩蕩的林蔭道片刻，一扭頭對上了陸修之琥珀色的眸子，對方靜靜地看著他，沒什麼表情。

司懷想了想，雙手合十說：「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。」

陸修之無言以對。

沉默半晌他才道：「叔叔跟你說過我的事情嗎？」

「說過你在白蛇寺修行什麼的。」司懷心不在焉地回應，滿腦子都是小鬼的事情。今天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嗎？不然那小鬼怎麼會直接出現在他面前，或者該說他為何能見鬼了……

陸修之無奈解釋，「因為身體因素，以前暫居白龍寺。」

「哦……」司懷點點頭，又猛地抬頭，對了，確實有遇到特別的事或者該說人，這大和尚的陰氣特別濃啊。

司懷側了側身，左手臂離陸修之近了幾分。

濃郁的陰氣漸漸覆過來，冰冰涼涼的，驅散了他身體自內而外的熱意。

司懷這下確定了，陸修之身上的陰氣可以中和他一部分陽氣，至少可以讓他身上陽氣的強度降低到騙過鬼的程度。

這意味著只要有陸修之在……他就不用愁見不到鬼了！

司懷輕咳一聲，喊道：「大……陸先生。」

大陸先生沉默片刻，嗯了一聲。

司懷慢吞吞地說：「你們佛教講究眾生平等，四捨五入，眾教也平等吧？」

陸修之半闔著眸子，認真地回答，「互存共榮，團結濟世。」

司懷憋了會兒也擠出了四個字，「如此甚好。實不相瞞，我是道天觀第二代掌門人，陸先生要不要算卦？」

他的眉眼輪廓柔和精緻，瞳仁黑亮如漆，雖然沒有笑，但身上散發著溫暖的陽氣，令人心生好感。

陸修之眼睫低垂，抿唇道：「進去說。」

司懷本來就想用算卦拉近距離，多相處會兒順便蹭蹭陰氣，陸修之主動邀請正中下懷，他一口答應跟著往裡走。

陸家的院子非常空曠，沒有種花種樹，只有一片翠綠的草坪，上面隨意地擺放著幾塊石頭，盡頭有一座半人高的小木屋，布置簡單乾淨卻比司家種滿花木的院子還富有生機。

客廳是黑白灰的極簡風，但室內傢俱、字畫擺設等擺放的位置都十分妙，屋內的陽氣生機比院子還足，循環往復生生不息。

司懷對風水這方面不太瞭解，只看出客廳有個陣法。

剛坐下沒多久，陳管家不知道從哪裡冒了出來，遞上兩杯熱茶。

「司少爺，先生。」陳管家向兩人問候了聲。

司懷正要開口，門鈴忽然響了。

陳管家過去看對講機螢幕，回頭俯身對陸修之說：「先生，向少爺來了。」

司懷正琢磨這向少爺是誰，陸修之就示意管家開門，接著門口傳來一聲吶喊——「哥！」向祺祥踉踉蹌蹌地跑進來，衝到陸修之身邊，「哥！你快幫我介紹個大師、高僧！我、我撞到那、那什麼了！」

想起昨天在公共廁所見到的東西，向祺祥忍不住打了個寒顫，連忙捧起桌上的茶杯暖暖身體，陳管家則又送上了一杯茶。

司懷認出向祺祥就是昨天撞樹的大客戶，問道：「你又撞到什麼了？」

「就、就那什麼啊！」向祺祥滿心恐慌，沒注意到底是誰在跟他說話，緊張地嚥了嚥口水，緩了會兒才壓低聲音說：「就是阿飄……」

他不敢說出鬼這個字眼，生怕說了鬼就出現在旁邊。

司懷皺了皺眉，「你撞到那個青皮小孩了？」

被他剪了頭髮又被這兄弟撞了……做鬼也太慘了。

聽到這話，向祺祥臉色更差了，「什、什麼青皮小孩？」這裡還有鬼嗎！

「大哥你就別再嚇我……」他抹了把臉轉身看見司懷，脫口喊道：「學弟！大師！你怎麼在這兒！是不是算到我會來……」

向祺祥激動地坐到司懷身邊，話語一句接一句的冒出。

陸修之打斷他的念叨，開口介紹，「這位是司懷。」轉頭又對司懷說：「這位是我表弟，向祺祥。」

向祺祥知道司家前段時間找回了走失多年的孩子，也知道陸家和司家定下的婚約，但並不認識司懷這個人，現在發現昨天的大師就是未來表嫂，只覺那不就是一家人嗎！

向祺祥更驚喜了，瞬間改口，「哥！司哥！」

眼前的可是大師，當然要尊敬的叫哥，年齡跟學長學弟通通不值一提。

嗯，很上道。

司懷淡定地接受了這個稱呼，對他說：「陸先生的表弟就是我的表弟。」

陸修之指尖一頓，若有所思地看向司懷。

向祺祥感動地喝了口熱茶，慢慢地說：「哥，我昨天傍晚不是把你的車撞壞了嗎，然後交警來了……」

詳細地說了一遍昨天的遭遇，向祺祥哭訴道：「然後我就被帶去拘留所了，那啥啥倒是沒再來，可我媽把我狠狠地揍了頓。」

司懷上下打量他全身，腳下有三道黑氣——三道黑氣代表三隻鬼，加上昨天那隻，一共遇上了四隻鬼。

司懷一臉豔羨，「命真好。」年紀輕輕就能遇到那麼多鬼。

向祺祥簡單地理解了字面意思，一臉驚喜，「真的嗎？」

司懷肯定地說：「當然，普通人哪有這麼好命。」

他活了這麼多年，也就今天遇到一隻。

猜到司懷真正意思的陸修之決定不說話，免得傷害了表弟幼小的心靈。

緩了會兒，向祺祥掏出褲子口袋裡厚厚一疊符紙，找出裡面皺巴巴的那張湊到司懷面前問：「司哥，你看這符，昨天撞到阿飄後符紙就變成這樣了，是不是沒用了啊？」

司懷看著黯淡的符紙，遲疑地點了點頭，他沒賣出去過幾張符，替人擋災後的符紙長什麼樣更是沒見過，嗯……大概就長這樣吧。

向祺祥連忙問：「司哥，你身上還有符嗎？」

司懷摸了摸口袋，沒有符紙，倒是有一小撮朱砂。

秉持著不要浪費和懶得回家拿符的原則，他拿過向祺祥手上的符，用染著朱砂的手指直接在上面描了一遍。

向祺祥在道觀見識過道士畫符，得沐浴焚香、念咒結印等等，流程繁瑣複雜，第一次見識到像司懷這樣簡單質樸的畫符，在心裡直呼不愧是大師。

「好了。」司懷把符紙放到向祺祥手上，用拖鞋碰了碰他的鞋子，驅散黑氣。

向祺祥謹慎小心地拿著符，感覺沉重的手腳輕鬆不少，還有點熱呼呼的，咧嘴一笑，「司哥，熬過倒楣的幾天，我就沒事了吧？」

司懷搖了搖頭，「你不是倒楣了撞上鬼，是撞上鬼了所以倒楣。」

昨天沒有注意到他的腳，沒發現這件事。

向祺祥品了品這話，心裡咯噔一下，「所、所以我早就撞、撞上那啥了？」

司懷羨慕地點點頭，「三隻呢。」

向祺祥眼前一黑。

陸修之皺眉，「你最近去了什麼地方？」

司懷補充了一句，「做了什麼也說一說。」他得好好學習一下如何見鬼。

「我、我哪兒也沒去啊……」向祺祥絞盡腦汁想了好一會兒才說：「我好像是從搬出家裡住到君安社區開始倒楣的。」

捕抓到關鍵字，司懷旋即拿出手機，搜索君安社區的房價，然後垮了臉。

很好，學不起。

「對！」向祺祥越想越覺得是因為房子，他一拍大腿說：「搬家後我就沒睡過幾天安穩覺，半夜老是驚醒，我還以為是太累……肯定是那房子的問題！我他媽的住進鬼窩了！」

司懷摩拳擦掌，躍躍欲試，「那我們快去鬼窩吧。」

向祺祥愣了下，「現、現在嗎？」

司懷疑惑，「不行嗎？」

「可以是可以……」向祺祥攥著符，扭扭捏捏地說：「就是我昨天到今天都不敢閉眼，又餓又睏，連澡都沒洗過。」

見他滿眼紅血絲，黑眼圈比眼睛還大，司懷沒有催促，讓他先休息。

反正今天看見過鬼了，那幾隻可以留著明天再看。

得知司家就在陸家對面，向祺祥厚著臉皮要住下，陳管家便帶他去二樓客房休息。

窗外小雨淅淅瀝瀝地下著，客廳只剩下司懷和陸修之兩人。

茶已經涼了，司懷慢悠悠地喝著茶，手機瘋狂震動，彈出司弘業傳的訊息，但他壓根不看，關掉手機。

抬頭看著陸修之的側臉，他說：「陸先生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們佛教沒有不能算命的戒律吧？」

陸修之眉梢一抬，不明白對方為什麼執著的認為自己是佛門中人，然而被等待答案的司懷用黑漆漆的眼睛盯著，他頓了頓沒有過多解釋，直接回答問題，「佛門弟子講究因果。」

司懷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，反正就是沒有這種戒律。

「那陸先生要不要算上一卦？」

陸修之鳳眼微挑，「好。」

司懷心裡一喜，裝模作樣掐算了幾下，用一種神祕奇異的語調緩緩說：「掐指一算，咱倆要英年早婚。」